



当一样东西成为回忆，你想它有多快乐就有多快乐，因为再也得不到了。

听不见 文化的声音

十八子墨·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听
不见
落
的
声
音

十八子墨·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听不见花落的声音 / 十八子墨著. —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9.2

ISBN 978-7-80173-846-2

I. 听… II. 十…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6612号

听不见花落的声音

作 者 十八子墨

责任编辑 李 璞

策划编辑 何亚娟

特约编辑 薇 晒

美术编辑 姚 静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6 开
17.25 印张 28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73-846-2

定 价 25.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听
不
见
的
声
音

目 录

卷一

两生花开 红尘若雪 / 5

卷二

三生石上 路迷三秦 / 23

卷三

萼海浮花 别梦心惊 / 57

卷四

翡翠胭脂 梧桐飞雨 / 83

卷五

琉璃湮碎 回眸潋潋 / 105

卷六

菊黄台上 花落断肠 / 133

卷七

红袖香痕 更声簌寒 / 163

卷八

长恨无绵 歌尽桃花 / 1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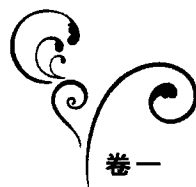
卷九

秋水无涯 长天飞绝 / 231

有一种寂寞，滴答着花开和花落；
有一种念想，徜徉着无休和无止；
有一种决绝，弥漫着岁月和流逝。
我，听不见，花落的声音。



听不见落花的声音



卷一

两生花开 红尘若雪



我觉得我自己太依赖很多东西，比如回忆。

小由住的楼道，只有两家，一家住着小由和翦芊芊，另外一家，据说住着一个会吹萨克斯的男的。

翦芊芊开玩笑说：“十八，你说对面房子里面住的，应该是一个会吹萨克斯的男人还是男孩？你总是那么老土，定会说是男的。你猜小由现在是女人还是女孩？嗯，八成你会说小由是个女的，要不就是女子。”

翦芊芊的脑子坏掉了，她不知道，小由最不愿意听的就是这样的话，所以每次翦芊芊这么说的时侯，我都在旁边看着，然后，小由弱小的身体开始爆发一种原始的力量，她会狠狠地扇翦芊芊耳光，翦芊芊只是笑，笑得言不由衷。

我不知道翦芊芊是什么材料做成的，小由揍翦芊芊是发了狠的，夏天的时侯，我站在楼下，往上仰着脸傻呆呆地看着，然后就能听见翦芊芊像是被宰了一样地叫着“啊”、“噢”、“哇噢”……翦芊芊还会喊着：“你放手啊，你会打死我的！”

但翦芊芊就是不搬走，好像小由那么揍她是一种享受，一种天经地义。

我问小由：“你干吗那么发狠地揍翦芊芊？”

小由说：“她欠揍。”

我问翦芊芊：“你为什么由着小由那么揍你？”

翦芊芊说：“没办法，我犯贱，我好喜欢她揍我哦，过了这个村儿没有这个店儿了，趁着年轻的时候，还可以动弹的时候，让她多揍几下吧。”

那个时候，北京这个城市，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地下通道，那种光线有些暗，充斥着弹吉他的流浪歌手、卖盗版光盘的小贩和卖藏饰的少数民族

族的通道。那里的人们或咿呀呀地吟唱，或有一搭没一搭地吆喝叫卖，或百无聊奈地晃荡那些光怪陆离的石头……人来人往的时候，看着很是热闹。当我转身离开走出地下通道的时候，会看到刺眼的阳光，我用手挡住自己有些疼痛感觉的眼睛，然后难过，因为明明是热热闹闹的世界里，为什么总是会觉得自己孤单？

我不太喜欢去小由家，可是我真的很寂寞，寂寞的时候我还是会犹豫犹豫的，甚至是自觉不自觉地，有好几次我都停留在北京站的地下通道里面，转着手里的硬币，用正面和反面来决定最后是去还是不去。可是很奇怪，每次我用正面决定去的时候，出现了正面我就会犹豫着对自己说：“还是不要去了吧”，可是当出现不用去的反面的时候，我就更加强烈地想去，那种强烈的欲望驱使着我一次又一次在地下通道里面来回地走着。

我很反感翦芊芊，我觉得我和翦芊芊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但是翦芊芊找我喝酒的时候我还是会去，我就算是当着翦芊芊的面喝翦芊芊付钱的酒，我还是会告诉翦芊芊我有点儿讨厌她，而且讨厌的程度很高，免费啤酒喝得再多也不觉得自己会有可能对翦芊芊产生好感。

翦芊芊悻悻地说：“我就知道你们都讨厌我，哼，我又不是傻子，你们俩别觉得你们不一样，根本都是一路人。”

我转着手里的啤酒杯，嗤笑：“那你干吗请我喝酒啊，还不赚好？”

翦芊芊没好气地瞪我一眼：“你都不知道一个人待着多寂寞，就算有个人损着我，也比把我孤零零地丢到角落里强。”

我终于知道，这个世界上，原来不止我一个人是寂寞的。

那天我拿着一毛钱硬币在北京站的地下通道里面犹豫的时候，我听见对面有人在吹萨克斯，抬头，看见一个年龄不大的男的神情专注地吹着萨克斯，他面前放着一个摆放乐谱儿的架子，身后，一辆旧的山地车斜靠着墙壁。萨克斯的盒子横放在男人的脚边，里面还真有路人扔的一元、五元，最大面值竟然还有十元的纸币，看收成，要比对面闭着眼睛领着孩子拉二胡的男人好很多。拉二胡的男人身边的孩子一手拿着半个饼，一手放在嘴里咬着手指头，眼巴巴地看着我手里那个可怜的一毛钱硬币。斜对面是几个摆卖藏饰的小贩，笑嘻嘻地互相说着什么。



我犹豫地看着手里的一毛钱硬币，通常我不会给沿街乞讨的人钱，但看着孩子的眼神，我还是貌似大方地把手里的硬币试探性地往小孩子的方向递了一下。小孩子颠颠儿地跑向我，接过硬币，又颠颠儿地跑回去，然后我听见搪瓷缸子中发出清脆的声音。

没有了硬币，我竟然开始焦躁起来，我觉得我自己太依赖很多东西，比如回忆，再比如回忆中的那些人和事儿。



女人都有受虐的倾向，翦芊芊是，小由是，其实我也一样。

女人都有受虐的倾向，翦芊芊是，小由是，其实我也一样。

翦芊芊的身材性感、妖娆，这并不奇怪，因为翦芊芊在一家迪厅领舞。北京市的迪厅有一个算一个，你绝对不会在领舞台上看见俄罗斯大妈得意扬扬地抖动着身体，那样等于侮辱了男人的视觉还有感官，然后间接地侮辱了迪厅的品位。不知道是不是职业关系，每次看见翦芊芊，我都会觉得翦芊芊的身体处在亢奋的节奏中。

小由给翦芊芊的评价就一句话，她说：“翦芊芊，你他妈的根本就是个妖精！”

“那是，我要不是妖精，谁给我钱花？我免费住这里你愿意吗？”翦芊芊一边涂抹着睫毛膏一边不屑一顾地抖动着身体。

周末我去小由那儿，站在楼道门口，我就听见翦芊芊杀猪一样的叫声。我仰着脸儿往上看，小由的窗户里面传来乒乒乓乓的声音，就像是高利贷收不到钱或者黑社会收不到保护费，把当事人往死里打的那种。

我刚要低头往里面走，翦芊芊突然从窗户处探出头，吓了我一跳。我看见有只手抓着翦芊芊澳大利亚卷毛羊似的头发又生生地把翦芊芊给拽了回去，翦芊芊撕心裂肺地喊：“十八，救我，救我啊！”

我噔噔地跑上楼，房门打开，我进了房间，刚好小由一把推开翦芊芊，翦芊芊“砰”的撞到我的身体上，一手捂着头发一手揉着嘴角。小由又冲过来，揪住翦芊芊的衣领，狠狠地把翦芊芊摔出房间，临了还给了翦芊芊一脚，翦芊

莘没有站稳，趴在对面房间的防盗门上。

过了一会儿，对面的防盗门打开，露出一张惊愕的脸孔，我一下子就认出那个男人刚好就是在北京站地下通道吹萨克斯的那个人，我没想到他就住在小由的对门。

男人惊恐地看着怒气冲冲的小由和翦莘莘，小心地问：“你们，你们没事儿吧？”

小由还在气头上，冲着男人嚷：“没你的事儿，关门！”

对面房间的男人一怔，然后木然地关上门，翦莘莘用手抹了一下嘴角，有点儿歇斯底里：“八婆，你弄破老娘的脸了，你疯了？我这张脸是要吃饭的！”

我从来没有看见小由发这么大的火，一个瘦瘦小小的女孩子，简直是把翦莘莘往死里打，就算收高利贷的也得给翦莘莘留口气吧？真打死了找谁收钱去？

小由冷冰冰地从牛仔裤口袋里掏出香烟，吸了一口，哼：“敢沾那个鬼玩意儿？还不如我直接把你打死算了，总比以后上瘾了你从窗户跳出去死要好！”

我这才知道翦莘莘肯定又偷偷背着小由吃摇头丸，翦莘莘理亏，不敢吭声。

小由扔了手里的烟，拽着翦莘莘的衣服就往房间里面拖：“你给我过来！”

我摇摇头，跟在小由身后，准备关门的瞬间，看见对面房间的门非常小心地推开一条缝，刚才那个男人的面孔重新露了出来，他迟疑地看着我：“那个，小……不是，你们没有什么问题吧？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需要，需要帮忙报警吗？”

我摇头：“放心，不是杀人放火，也不是上门复仇，你没见过女人掐架吗？所以，不需要报警。”

那个男人的严峻表情绷了好一会儿才“嗯”了一声，然后非常非常小心地关上门，生怕发出什么声音。

小由拽着翦莘莘的耳朵把她拖到房间，朝翦莘莘伸出手：“拿来！”

翦莘莘开始装糊涂：“什么啊？放手啊，耳朵要掉了，耳钉也要掉了……”

小由咬牙切齿地哼：“不拿来是不是？好啊，你马上收拾你的东西，给我滚！”

翦芊芊垂头丧气地从牛仔裙后兜里面掏出一个很小的密封袋，不情愿地塞到小由手里，小由这才松了手，看也不看手里的东西就进了洗手间，过了一会儿我听见抽水马桶发出哗哗的声音。

翦芊芊揉着被小由拽疼的耳朵，有点儿委屈，我看着翦芊芊：“你也是，干吗非要沾那个鬼玩意儿？小由也是为你好……”

翦芊芊的睫毛膏花了，搞得满脸都是，不满地看着我：“哎，我每天要在那个鬼地方工作那么久，连点儿激情都没有我怎么工作啊？你都不知道我光是甩脑袋的动作就要做多少个，后半夜能回家还凑合，有时候都是通宵耶……”

小由沉着脸从洗手间出来，翦芊芊不服气地看着小由：“神气什么？你也一样，你和十八算什么关系，还不是互相掐架，然后再找人家过来，那男人喜欢的不是你，是十八！活着的时候不是你，死了你更没有机会，你就死了心……”

小由转身朝厨房走，翦芊芊一个激灵，跳了起来，鞋子都顾不得穿，就往外跑，我听见厨房里面有叮叮当当的声音，也开始害怕，我真的害怕小由会动手宰了翦芊芊。不过还好，小由只是拿了一把炒菜用的铲子，我慌忙挡在门口，翦芊芊像丧家之犬，开始拼命敲打对面房间的门，小由沉着脸：“你给我让开。”

我紧张地看着小由：“小由，别打了，翦芊芊晚上还要上班，你总不能让她见不得人吧？”

小由哼：“我没想要她的命。”

我听见对面房间的门开了，那个男子更加惊愕地看着我们：“你们，你们又怎么了……”

翦芊芊急三火四地嚷着：“哎，你什么也别问，先救命再说……”

我听见翦芊芊关上了对面的房门，松了一口气，让开小由，小由恶狠狠地看着我：“你吃饱饭撑到了？还是翦芊芊刚才说的话让你很受用，你这么帮她？”

我刚想说什么，小由推开我，“砰”的关上了门。我像个夹生的鸡蛋，立在前后两个门之间发呆，过了一会儿，我听见翦芊芊小声叫我：“十八，十八，先过来躲躲再说。”

我无奈地跟着翦芊芊进了对面房子，那个男子有点儿不知所措，这也难怪，女人掐架的招式，和男人相去甚远，所以男人多半不大清楚女人的招数。



翦莘莘赤着脚没有穿鞋，艳丽的指甲油在房间里面显得特别突兀和别扭。

这是个典型的男人房间，应该乱的地方一点儿也没有糟蹋，随处乱放的衣服、袜子、鞋子，男人开始不停地把散乱的衣服卷成一团放在旁边，掉落在地上的内裤男人用脚小心地推到床底了。

然后他告诉我们他叫罗卡。我没有说我在北京站的地下通道见过他，我觉得这样突然地说会让别人不舒服。

罗卡奇怪地看着翦莘莘：“你经常挨揍？”

翦莘莘委屈地嘟着嘴：“就是啊。”

我忍着笑，平时小由肯定也是在房间里面看翦莘莘不顺眼了，就修理她一通，罗卡就住在对面，不可能听不见。罗卡抿抿嘴唇，有点儿不可思议地看着翦莘莘：“看着不像啊，那个女孩平时很文静的……”

翦莘莘哼着：“文静个屁啊，这会儿你要是送给她一头驴，她都能给你活活撕了。”

我扭头的时候，看见罗卡挂在墙上的萨克斯，泛着黄色的光芒，我想罗卡肯定很喜欢那个玩意儿。

只有当一个人真正喜欢一样东西，那个东西才能叫宝贝。



第三章

不管你作什么样的选择，你于我，还是那个最近的
背影。

小由在一家外企做商务秘书，属于白领级以上的阶层。传说中，这个阶层的人也可以叫做小资，而我，则一直也没有得到过什么值得称道的职业成就，就这样还没有把自己饿死，别人怎么看我不知道，对我自己而言确实是一个奇迹。

我坐在办公室的桌子前发呆，等着会计给我结算这个月的工资，辞职几乎是最经常做的事情，有时候是工作不好，有时候是我不好，反正工作和我之间，肯定有一个是不好的。

晚上我坐在自己的电脑前面发呆，LG 超平显示器反射着房间的光芒，我感觉有些刺眼，小米在MSN上说：“十八，你原来的信箱是不是不用了？”

原来的邮箱我早就不敢用了，有太多过去的事情，为了彻底地忘却，我在修改密码的时候，胡乱输入一大串键盘上的数字，我的记忆力一向太好，所以我不得不输入超过八位以上的数字，而且还是盲打，然后不管我怎么再试图进入邮箱，都提示着“对不起，你输入的密码错误。”

那个时候，我突然感觉到一种怅然若失，一种前尘后世全部都断绝了的怅然感觉。明明已经断绝了很多东西，为什么我依旧无法快乐起来呢？

小米在MSN上继续说：“十八，我好为难哦，木叔叔求了我好久，说就算不给他你的电话你的邮箱，至少也得把信转给你。”

我用手指头抚摸着有些脱色的键盘，没有说话，小米接着打字：“我发给你，你接受下。”

MSN上开始有传输的文件图案，我犹豫了好久，都没敢用手去点击那个

等待接收的文件，我站起身走到窗户前面看着外面马路，马路边坐满了等着吃烧烤的人群，星星点点的木炭火星飞扬在夜色中，只一瞬间，就不见了。

我告诉自己，如果我再回到电脑前面，那个文件还可以接受，我就收，我听见MSN在我身后传来有信息到的声音，我木然地坐回到电脑前，小米说：“十八，我好为难的，木叔叔真的求了我好久。”

我点了接受，小米说：“你好好看看吧，不打扰你了。”

一共两封信，都很短，但每个字都很长。

第一封信说：

你对自己的决绝，
在于我，
却是一份惆怅。
那些模糊抗拒的痛楚断然中，
留有最真实的爱情感觉。

第二封信说：

不管你作什么样的选择，
你于我，
还是那个最近的背影。

我一拳砸在电脑桌上，键盘发出哗啦的声音，我发狠地咬着自己的手指头，我听见自己的心怜悯地问我自己：“会痛苦吗？”

周末的时候，小由刻薄地打电话说：“你过来吧，一事无成的所谓文人。”

我有点儿泄气，一路上想着小由见到我之后还不知道会说什么。过地下通道的时候，我真的听到了萨克斯的声音，地下通道的光线很昏暗，眼角余光看见了罗卡的旧山地车，我很想装作看不见走过去，这个时候，萨克斯的声音停了，我听见罗卡叫我的名字，只好停住。

然后身边开始有人看着我们，我本来以为如果认出来罗卡会不好意思，没有想到的是不好意思的是我。

我硬着头皮往罗卡的身边走了几步，罗卡放下萨克斯：“去小由那儿吗？”

我“嗯”了一声，罗卡开始收拾，我奇怪地看着罗卡：“你不吹了？好像时间还早吧？”

罗卡呵呵笑：“不是看见你了吗？再说，今天是周末，我是不是也该休息

休息？”

我也开始笑，看向罗卡前面的萨克斯盒子：“那今天收成怎么样？”

罗卡非常乐观地把萨克斯盒子递给我：“还不错，估计今晚我们一起吃个火锅什么足够用。”

走路的时候，我才知道，罗卡也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晚上才是他的工作日，就在各个需要他出现的舞厅、咖啡厅、餐厅演奏萨克斯，有的时候一个晚上要赶好几个场子，白天就在地下通道随便演奏点儿，主要是练习，如果有人愿意给个零钱什么，也未尝不是快乐的事儿。

这一周，小由破天荒没有动手打过翦萃萃，看来翦萃萃的表现不错，至少没有再吃那个要命的摇头丸，不过倒是改了个发型，从澳大利亚卷毛羊的发型变成了鹦鹉绿，连睫毛膏都是绿色的。

我有点儿惊讶，小由嗤笑：“有什么惊讶的，她又没有老公，就算给脑袋扣个西瓜皮，也没有人会说那是绿帽子，切。”

翦萃萃不停地晃着一双线条还不错的腿：“哎，十八，给我按摩一下，我付钱，昨晚领舞一个通宵，都是他妈的快三十二拍的曲子，没把老娘累死，现在的年轻人，都快要疯了，我以为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在发疯。”

小由倒了杯水给我：“得了吧你，还快三十二拍？你得说你老了。十八，你怎么又辞了工作？为什么？”

我心虚地握着水杯：“也没什么，就是，就是不大符合自己的兴趣，所以就……”

小由嗤笑了一下：“你啊……”

翦萃萃饶有兴趣地坐起来：“十八，你也写点儿情色小说啊，现在都不叫色情小说，叫情色，啧啧，多上档次的一个词儿啊！就好比过去的妓女现在叫小姐，名称也上档次了，就你这种档次的笔法，那写出来的情色肯定不是一般的春儿……”

小由皱着眉头踹了翦萃萃一脚：“你给我闭嘴。”

然后，有人敲门。我估计是罗卡。小由开门，我听见罗卡开心地说：“晚上一起吃火锅吧，我路上跟十八说了，我去准备，一会儿是在你们房间吃还是在我那儿？”

小由说：“我们房间吧，你那儿的环境太男人了。”

罗卡转身回房间准备，小由默默地点了支烟，我看见烟圈儿在房间里面沉醉地袅袅着，翦芊芊哼着歌儿摆弄她那鹦鹉绿的头发。

沉默了一会儿，小由转脸看着我，似乎是无意识地说着：“工作的事情，还是，还是慢慢来吧，你不会差到哪儿去的。他说过，其实你不错的，就是机遇差点儿。”

我心里莫名一热，五年了，这是我和小由认识五年中她对我说过的最关心的一句话。我竟然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然后“嗯”了一声，其实我是想说：“谢谢。”

十年前我认识了他，我认识他之后，因为他有过不少女朋友，因为不少女朋友跟他过过夜，因为我有极其强烈的情感洁癖，所以即使相爱，也是互相纠缠，可惜，谁都不能放手。六年前，小由认识了他，小由喜欢他，而且很喜欢，但是他告诉小由他喜欢我。五年前，他不在了，小由把一切过错归结于我，同时小由在我面前恶狠狠地发誓，她一定要证明给我看，她比我更加地爱他，我不配。他不在之后的五年，我和小由相互依赖相互攻击、相互恶毒了五年，只要是能刺伤我的话，小由都会更加恶毒地说出来，但是我都忍着，其实我不是圣人，我之所以要忍着，是因为我知道，这个城市，只有我和小由，才能一起谈论他，和别人说他，别人都不认识他。

小由掐灭了烟头，有些失落：“其实他不错，男人通常和女人在关键的时候都不说话，通常都会让女人来说，但是他说，他对我说他喜欢你，所以你是幸福的。”

小由年龄不大，比他小六岁，比我小四岁。在看惯小由的执著后，我冷笑，我跟天天说过，我说：“想看谁撑得久是吗？她不过是年轻而已，我要是像她那么年轻我也说得起这样的话。”

女人最恶毒的地方在于女人的执著，最可怜的地方也在于执著，但是你还不能说她可怜。

小由一直都觉得我很可怜，我一直觉得小由可怜，翦芊芊说：“其实你俩都可怜。”